

长篇小说



妇好传



上

鬼月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妇好传



鬼月◎著

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妇好传:全2册 / 鬼月著. --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432-1

I. ①妇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7054 号

书 名 妇好传 : 全2册
作 者 鬼 月
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
选题策划 马建玲
版式设计 孙 波
责任编辑 姚 丽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9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00千字
印 张 33.5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432-1
定 价 55.00元 (全2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序 言

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

据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中记载，“北海之内，有山，名曰幽都之山。黑水出焉。其上有玄鸟。”传说北海幽冥之地由兄妹二人掌管，兄冥河治男事，妹冥月理女事。

玄鸟趁其妹人间历练之际口叼幽冥至宝并蒂莲中的一朵飞至人间，落在了有娥氏的土地上。恰逢有娥氏公主简狄难产，获得莲花服之产下娇儿契，玄鸟于屋顶盘旋数十日久鸣不去，终体力不支而亡。

后来这个因玄鸟之劳而生的男子契成为了大商的祖先，契的后代商国子民皆以玄鸟为图腾信仰。《玄鸟》中有颂，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”；后《史记》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书均有记载。

契因帮助禹治水有功，舜帝命他掌管教育，封地“商”。他的后人成汤王灭了夏国，建都在亳，定国号为商。因为玄鸟的传说和图腾信仰，大商皇室有

一个秘密代代相传：天下至宝并蒂金莲相依相生，其中一朵化而生商，唯有找到双生的另一朵，大商方可最为鼎盛。

并蒂莲开，其花也灿，若爱长久，履世不衰。

北海幽冥的并蒂金莲本是天下至宝，其中一朵是冥神冥月的仙身，另一朵融入商朝皇族血脉，代代传承。因此，从湖底醒来的冥月，注定要遇到商王武丁，成为他的王后。

《商颂·玄鸟》赞曰：

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茫茫。

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。

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

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孙子。

武丁孙子，武王靡不胜。

龙旂十乘，大糝是承。

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。

四海来假，来假祁祁。

景员维河，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何。”

目 录

楔 子

001

第一卷 蛰伏

第一章 红袍刻骨

005

第二章 三千相守，三千肠断

027

第三章 倾轧

053

第四章 复国绝厄

081

第二卷 绸缪

第五章 涸辙之鲋

113

第六章 相煎何太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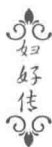
153

第七章 并蒂桃树

181

第八章 与君相决绝

209



楔子

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踉跄地立在幽冥血海边，颤抖的手紧握成拳，怒视着天，怒视着地，怒视着东皇风华。

“冥月……”他丢了尊神刀，那双狭长魅惑的桃花眼此时盛满惊惶，深深邃邃中，我倒看不懂了。世人常说，九尾一族没有真心，我从来都不信，没想到，竟是真的。红尘中的一丝情动，为什么这一次竟会这么痛，痛得令我无法支撑，痛得令我无法存活。

“冥月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我泪眼婆娑，抬手制止了东皇风华到嘴的话。他火红的长袍依旧那么艳丽，像是忘川河边常开不败的曼珠沙华。

风华，我怎么就信了你？我以为遇见你 and 世人所说的那些道理不同，可是，你为什么依旧没有真心？原来天地之中最虚伪的就是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上仙，风华，我宁愿永世为魔，再也不愿与你相见……

“东皇风华……”我理了理鬓角，那朵常戴的红花垂落在脚底，海风吹起了我散乱的长发，半遮着我滚滚而下的泪珠，我望着东皇风华，轻轻扯了扯嘴角，滚烫的泪水却流进唇角，苦涩而冰冷。我依旧堵了心头的一口气，声音沙哑决绝，不留半分余地：“我一直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是……东皇风华，我从未喜欢过你！”

东皇风华整个人像是疯了般扑向我，我战栗着身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白光耀眼的幽冥血海之中，支离破碎的心伴着随风远去的尾音渐渐沉寂。

血海冰冷刺骨，白光像无数把锋利的兵刃刺入了我的心脏，我听到了心脏破碎的声音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元神一丝丝、一缕缕地被白光剥离……顿时，整座幽冥血海咆哮了起来，激动而雀跃地战栗呻吟，狂暴地像是走火入魔，翻滚着血红的泡沫，发出了巨大的轰鸣。我支离破碎的残魂卷入了滚滚海水，六道漩涡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疯狂。

我整个身体被割裂开来，无法言喻的痛苦使我越来越虚弱，我知道自己此时元神已逝，会渐渐魂飞魄散，葬身在这个冰冷的血海之中。

我闭上双眼叹了一口气，终究还是入了六道轮回，这样也好。

猛然，一条强有力的臂膀紧紧搂住了我的腰，温暖的手指捧住了我的面容，他火热的唇在冰冷的血海中封住了我酱紫的嘴唇，一股子热浪滚滚而来。我睁不开双眼，但冰冷的身体渐渐柔软了起来，终是留下了一丝意识。

那强悍的臂弯，滚烫的手，温暖的怀抱，霸道的唇……是东皇风华！他竟然随我跳进了幽冥血海，将万年修为渡给了我这具只剩一缕仙魂的残躯，没了修为的他，化了九尾真身，驮着我逆海而去。他驮着我翻过了山岭，跃过了沟壑，穿越了白雪皑皑的荒原，躲在了人间九候城一处不起眼的湖中。他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作若水，从此在若水湖中守护着我，整整两千年。

那是我从不知晓的东皇风华。他失了修为，没了仙身，用毛茸茸的尾巴

将我裹在他的身边。尽管我不能言，不能视，不能动，不能醒来，可我听得到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感受得到他每日的亲吻，每一滴的泪水。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痛苦的哭泣，像个孩子一般流泪；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温柔的亲吻，那般虔诚、小心翼翼；他日日与我说话，讲了许多许多的话，很啰嗦还一遍遍重复，可是每一句都荡气回肠，深刻在我的心底。

“丫头，你怎么这么傻，傻得跳进幽冥海，傻得从不相信我。”

“丫头，你说你从未喜欢过我，可是我真的一直喜欢你，那么喜欢你。”

“丫头，我讲过的话，发过的誓言，是真的，我，从未欺骗你。”

“丫头，喜欢上你，我便不曾想过长生不老，我只想把你藏在我的手心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，老得牙齿都掉光了，我们还是要在一起。”

“丫头，以前拥有仙身，你都不曾喜欢我，如今，我只剩下这怪物般的九尾身躯，你又怎会对我上心？”

“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，你惊惶得像只小兔子，那么可爱。”

“丫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醒来呢？”

“丫头，这洪荒三界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想要你。”

“丫头，你喜欢黎昕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嫉妒？”

“丫头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……

我们就这样守在一起，不管天上地上，不问人间世事。

那日，似乎是这片土地的王想要填湖摘取若水湖中的金莲，惹怒了东皇风华。东皇风华逆天而行，水漫九候城，九尾食人恶魔便成了九候城一个噩梦般的传说。而风华终究没有躲过九重天劫，没等到我醒来。

我还记起那天早上的情形——风雪消停，天空翻过紫红的朝霞，东方暖暖的光芒笼罩着若水湖，我感受到直射湖底的晨光，明亮而柔和。东皇风华毛茸茸的狐狸脸贴在我的鬓角，九尾在水底漂浮如花，梦幻又美丽。他的声音低沉

而沙哑，即便在水中，我还是触碰到他滚下的清泪。

我很想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可是我睁不开眼，醒不来，动不了。

“冥月，我多想等你醒来，可惜，我做不到了。天劫将到，我恐怕躲不过了，我将元神封在了你的心中，无论以前的你怪我也好，恨我也好，都把它忘记吧！我想要你一直记得我，就像我爱你那样，可是，那太过残忍，如果有一天，你醒来了，还是把我忘记吧！就像，我从未走进你的心里……”

“不要，风华！风华不要！”我的心因恐惧而战栗，发出了惊叫和呐喊，“东皇风华，你不能抹去我的记忆，你不能！”可惜，他听不到。

在他绝望的亲吻中，我崩溃地紧闭着双眼，最终只能任他抹杀了我所有的记忆……

他腾身跃出了若水湖，遥远的天空被一条火蛇划破，发出令人目眩的惨白的光芒，随即，传来了轰隆的雷鸣，整座若水湖仿佛炸裂了一般，暴雨倾泻而下。

我渐渐陷入了黑暗中，沉沉地，在最后一丝清明之中，有液体顺着眼角流下，缓缓融进了冰冷的若水。

东皇风华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地让我忘记你……

东皇风华，你可知我是那么爱你……

东皇风华，你可知我不想忘记你……

东皇风华，无尽洪荒中我要如何找到你……

东皇风华，我要如何才能忘记你……

第一卷
蛰伏



第一章 红袍刻骨

这三年，我住在鬼方的王宫中，
是九候城中最美丽、最奢华、最受宠的公主。

“归妹愆期，迟归有时。何解？”

“太子，此次占卜以阳居上体，又无正应。可见太子要寻之人正在殷殷等待，只是此行若是无果，您不必强求，你们终将结为连理。”

我在人间苏醒，同他历经风雨如晦，万千起伏，源于他的一次卜卦。

后来他不止一遍告诉我那年我们初遇的错过——彼岸花开得绚烂，他在无尽的轮回中像疯了一般寻找我，一世又一世。这一次他找了我整整六年。从即位的第一天起，他便画下了无数关于我的画像，传遍九州每一寸土地。

他是一个像太阳一样耀眼的男子，给了我欢笑，给了我悲哀，给了我希望，给了我刻骨的爱情与无上的荣耀。直到遇见他，我才明白所谓情爱，所谓牵挂，所谓大义，所谓牺牲。

我与他始终如两只飞蛾，终究义无反顾地遇见，执手，扑火。

他在人间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，是十六岁的红袍少年。

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中有大片大片开得艳丽夺目的彼岸花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有许许多多的欢乐，和许许多多的哭泣和悲哀。只是睁开眼的刹那，全部都忘记了，看到的只有那个人的背影。

那个背影映着粼粼湖水，令我一阵恍惚。似乎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男子就有这样的背影，坐在日光尚好的若水湖边，执竿垂钓；又好似这样的一个男子背影执伞走在我的身前，或喜或嗔、或怒或骂……似乎很久以前，我就曾时时看着这样一个背影。

他宽阔的背脊护在我的身前，手中的刀已被鲜血染尽。从岸边到水中围了太多的人，一个个眼中精光四射，贪婪垂涎地盯着我，恨不得将护着我的他吞进肺腑，一口一口嚼尽。我裹紧身上隐约散发着沉香气的袍子，很温暖。

“快走……”他已经哑了嗓子，吼出的话让我再次恍惚了。我爬出了金莲，发疯般地跑向岸边。身后的喊杀声渐渐凄厉起来，回头，便是他满身是血

狂奔而来，掠起我冲向岸边的黑头骏马，携着我纵身上马，飞驰而去。

我被迫窝在他的怀里，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听到他嘶哑的声音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如今是辛酉年的圆月十五……”少年抬头盯了一眼天上孤寂的明月，嘶哑的声音透着不经意的温柔，“你就叫作辛月吧！”

“辛月……”我的心底最深处好似裂开了，一股轻轻的、淡淡的暖流荡漾开来。天空中挂着宝石般的星辰，空气里弥漫着泥土、雾露和血腥的气息，听着水流，听着他的心跳，仿佛心底生出新生的力量，在此生的生命中释放出香味儿。许久，才轻轻道：“我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
少年猛然用力握住了我的手，他的手火热，有着粗糙的老茧，令我心安。“辛月。”这世间，第一次有人唤我的名字。

我任由他握紧了我的手，抬起眼想看看这个舍身救我、赐我名字的少年，可未等我如愿，林子中猛地传来了暴雨般的马蹄声，随后冲出了数十人。黑色戎装的军士脸覆面具，面具上狰狞这一只眼睛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这支队伍显然训练有素，急速冲向了我們。

少年大喝一声，按住了我的身子将我护在怀中，与黑衣面具人厮打开来。我窝在他怀里，感觉到林子中厮杀血腥的气息，感觉到不寒而栗的恐惧，感觉到少年澎湃剧烈的心跳。我突然很害怕，心头恍惚得厉害，似乎很久很久的时候，有人也是这样舍身护我，一次又一次。

我紧紧地抓着少年的衣襟，忍不住想要看清楚他的脸，却发现了少年身后一个手执大棒的黑衣军士偷袭而来，那大棒在阴森的日光下泛着青光，我身不由己一跃而起，贴着少年的身体，扑向了他的后背，未看清楚他的面容，贴着他汗渍的脸颊划身而过，为他挡过了巨猛的铜棒。

鲜红温热的液体从脸颊蔓延，脑袋像是要爆裂开来，而后便是沉沉的

黑暗。

醒来的时候，四周早已寂静如常。

放眼望去，浩瀚的若水湖在皎洁的月光下发出了清澈的光芒。远山、暮云、山峰、木屋、宫殿隐隐约约，笼罩在流动的光辉中。初升的月又圆又亮，满天的繁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若水湖深不见底，幽远而绵长，没有一丝涟漪。

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裹紧了身上的长袍。幽幽的琴声丝丝缕缕传来，在空旷的天幕下回荡。抬起眼，看到了高台上端坐的少年。

“你总算醒了，倒不枉我救你一遭。”

他身上穿着的不是那件沾满鲜血的红袍，白净的手指轻轻拨弄着五弦琴。月光如泻，我走近了些，总算看清楚少年的面容，清瘦的脸有一丝苍白，嘴角有未干的血渍；脚边不远处是一柄血染的长刀。

“是你救了我？”我仰望着他，想到从金莲中醒来的刹那，少年红袍染血，护在我的身前，心中感激，不觉湿了双眼。

“总觉得，不救你我会后悔一辈子……”少年解开了身上宽厚的斗篷，为我裹上。

温暖铺天盖地袭来，“你救了我，为我取名辛月，辛月会一直记得！”

他听了我的话一怔，还未开口，便听得远远地传来了焦急的呼喊声与脚步声。

“大王子——”

“王兄——”

少年蹙了蹙眉头，拉住了我的手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少年的手变得很冷，不同于厮杀时的火热，手心依旧粗糙，却更加温柔，月光下，他单薄的身体渐渐高大起来，与记忆中那个红袍身影渐渐重合。

密林中有一个很大的树洞，少年将我藏进了树洞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辛月，巫祝说我精魄脆弱，手上不宜沾血，否则会招来大劫。今日救你时不慎破了戒，只怕会被父亲怪罪，你先在这里等我，待我蒙混过父亲就来找你，带你一起回九候城中我的家！”

“好，我等你……”

少年随即将颈上一块玲珑剔透的环状美玉摘了下来，戴在了我的脖颈上，“你带着它，就像我在你的身边，就不会害怕了……”说罢，少年站起身，向着远处跑了过去。

我抚摸着颈项有着他的体温的美玉，呆呆地躲在树洞里，孤寂地等了一天又一天，却再没等到少年出现，最后终于忍不住饥寒交迫，爬出了树洞。

随着“噗”的一声轻响，我被一头惊慌逃窜的麋鹿撞到，而那头颈上插了一支羽箭的麋鹿，也体力不支倒在我身边“嗷嗷”地哀鸣。这是少年离开后的第四日。

没过多久三个背着弓箭的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他们强健的身体遮住了从树缝中透过的星星点点的阳光，就那么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盯着我的目光，像是在看一条濒临死亡鱼，充满了邪恶的欲望，而我只有惊恐地裹紧身上褴褛的斗篷。

“这个丫头长得真不错……”那个络腮胡子的男人嘿嘿一笑，对为首的高个子男人道，“成广，可比你家那个婆娘美多了……”

“成广的女人可是咱们九候城有名的美女……”成广身后一个年轻的黑脸男子眼露淫意，“这个女人成广是不会在意了，应该分给我们兄弟好好乐乐呵……”

成广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，走向了受伤的麋鹿，灵活地捆绑了麋鹿的四蹄，猛地逮住麋鹿的四条腿，扛在了肩上，临走前拍了拍络腮胡子的肩，“悠

着点，别弄死她，弄回去好歹是个奴隶……”说罢，向着来时的方向走去。

络腮胡子和黑脸男子放纵的目光不停地在我身上逡巡，慌乱之下我挣扎着起身想逃回树洞那里，却被凶猛的络腮胡子一把拽住头发，摔倒在地，络腮胡子浮躁的笑声在林间散开，身子骤然压了下来……

我绝望地闭上眼，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个挺拔的背影和他翻飞的红色袍角，鼻端也似有一股淡淡的沉香味弥散开来。

“嗖——”寒气伴着破风声擦过脸颊，压在我身上的络腮胡子咒骂一声，随后感到身上的重量骤然减轻。睁开眼，便看到一支长矛扎着一块碎布戳在旁边的地上，尾部还在微微颤动。

络腮胡子和黑脸男子一脸怒气地站起身，可是一看到来者，连即将出口的咒骂也硬是咽了下去。

我拉过又被撕破了不少的斗篷裹好自己赤裸的身子，抬眼望去，一个面目威严的白胡子老头从密林中走来，老头身后跟着一个强壮倔强的少年，额头广阔，那双冷冰冰的眸子像极了老头，看起来应该是祖孙俩。

“傅老……”络腮胡子和黑脸男子恭恭敬敬地望着白胡子老头，道。

“下流胚子……”老人啐了一口两个人，双眼一瞪，“滚！”

络腮胡子和黑脸男子脸色骤变，可也不敢顶撞，转身有些狼狈地跑走了。

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老人眯着细长的眼，丢给了我一件外衫，和蔼地望向我。

“辛月。”

“你的族人呢？”

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
老人叹了口气，决定带我去密林深处的家，尽管那个叫作傅说的少年并不乐意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爷爷叫傅恒，和少年傅说是鬼方国巫覡族一脉传人。巫

夔族是鬼方国最神秘的一族，也是最尊贵的一族，最早的鬼方国王就是巫夔族人，只是后来巫夔族渐渐没落了，到了如今，整个巫夔族只剩下了傅恒这支血脉繁衍传承。

日子不知不觉已是三年。我们依旧生活在密林里，爷爷的头发白如落雪，精神也不很好，傅说一天天长高、长壮，而我，还是刚从若水湖底醒来的样子。

初夏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，大片的野花到处开放，芬芳和暖意注满了整个林子，我的后背却是冷汗阵阵。

我盯着眼前黑黝黝的山洞满心担忧，对身边的人道：“傅说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找到爷爷一起商量商量再来……”

“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它的踪影，要回去你便自己回去，我今日定要捉到它！”三年了，傅说还是如从前那般对我没有多少好感，他瞪了我一眼，大步走进山洞。

“等等我……”我连忙跟上了他，“傅说，这条双尾蛇已经不是蛇了，我根本就无法与它交流，我们一定要小心……”

傅说依然不理我，径自燃了手中的火把，照亮了黑黝黝的山洞。洞顶上是各式各样怪异的石头，两壁全是嶙峋巨石，挂满了双尾蛇的毒汁。山洞中有一条狭小的甬道，只有人头大小，里面漆黑一片，幽不可测。

我忍不住上前俯在傅说耳边轻声说：“傅说，我刚才听到洞外的一条小青蛇说双尾蛇尾部可以射出毒汁，被毒汁打中非死即伤，林中的蛇都怕极了它。”

“你若害怕就出……”傅说握紧了手中的长矛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我不能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！”我猛然摇头，打断傅说的话。

傅说冷冰冰的脸似乎不再那么可怕，深深的眸子闪过一丝光泽，“不出去就跟紧我。”他说着将手中的火把递给我，把先前拣到的木柴全部移进甬道之中，然后接过我手中的火把，丢在干枯的木柴之上，拉过了我的手往洞